

簡介

蘇不纏的世界

王翠

談本書作者姜貴的人確實不多。他被認為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來到臺灣以後寫過「旋風」、「重陽」等巨著。在此地因對稍早的過去之文學作品了解的中斷而使晚一輩的人們有以現代的標準來衡量上一輩作品的傾向，而使客觀性了解的成份減低。但作品不够現代化應該不是姜貴作品在此地沒有受到重視的理由。即使姜貴是個上一輩的人，但他描寫的並沒停留在他開始的「重陽」和「旋風」那個時代和世界裏。他事實上是想繼續反映週遭的人。他經過的地方，共黨亂區到小商業社會的一些形形色色也出現在他的小說裏。他在理念上也企圖帶進一些不同於傳統的觀點。他較近的作品也顯示著作者開放與寬容的心態，該種開放及容忍的精神與現代主義作家透過作品所要求於讀者的態度有其共通之處。稍近的作品如「蘇不纏的世界」可說是個例子。雖然如此，這部作品與早期的「旋風」及「重陽」比起來並不算是成功。

「蘇不纏的世界」之作爲書名，即或多或少標示了作者對於現實世界的取向。雖然集中另有三篇小說——心獄、三婦艷、人面·榴花。朝陽的標題看起來此種傾向就少了。三篇小說發生的時間從光緒年間的人面·榴花·朝陽，抗戰前後的三婦艷及發生於小商人世界的另兩篇。他在本書中探研許多個人與傳統價值尤其是女人及婚姻方面的問題，也是三四十年代關切的問題。然從作者企圖反映現實之努力中，其作品與現實之關係却有差距，顯示了作者本身對現實的矛盾。

在第一篇小說心獄裏對甘禹霖的描述可以說很顯眼的表現了此種差距。甘禹霖「不聲不響地在他的大門旁邊蓋了三間臨街的房子，雇了一個年輕小伙子跑街，一個初中畢業的女生照料門面，他就開起第二家新雜貨舖來……」。「甘禹霖有細長身段，當年西裝筆挺，十分瀟灑。對任何人都和和氣氣，從無疾言厲色。他又不煙不酒不嫖不賭。唯一的嗜好，就是讀史。他的書房裏，收藏豐富，而十之八九是新舊史書。即使坐在雜貨舖的帳桌上，硬作老板狀的時候，他也手不釋卷，把算盤交給兩個店員去打。」心獄是描寫純

潔的小女孩丁小輝和這位先生的婚姻故事。丁小輝也是一如他那般有德的人。她有個會做名畫複製品且又明理的父親及美滿的家庭。她的「面孔，也許過於『深沉』，深沉得超過她的年齡，但她那個生動而苗條的身段，使她仍然放射着強烈的青春氣息，這就完全拉平，對適當年齡的男子是個極大的誘惑。」故事開始便是她和她以前同學宋南茜的比對，宋南茜爲了錢而墮落了，可是丁小輝潔身自好，拒絕了公司裏上級的誘惑，社會上花花公子及她家巷口洋貨店小開的財物攻勢而憑媒人之言接受她家的朋友甘禹霖——她和她以前的同學心目中的「中國卡萊葛倫」。她坦白告訴（她）媽媽，「我找的對象有個標準，貧富在所不計，我希望人格高尚，儀表不俗。」她的媒人——即是她的一位老師洋淑子隨後給她一本書看以幫她下定決心。「那是一個各方面都已經極爲成熟的年輕的女知識份子自述嫁給一位老企業家的結果」「在等到孩子都已拿到了博士學位，她滿頭白髮，戴上老花眼鏡了，爲了讓子子孫孫知道她的夫婦生活，一對老夫少妻的無比恩愛，她面對着丈夫的遺像，含着眼淚寫了這本書。其文字流暢、纖巧幽美，而感情豐富。」作者

亦藉此書表達其對此種婚姻之意見：「年事高的人，歷經滄桑，因而遇事鎮定。因此他雍容大度，永遠保持良好的風度。對於嬌妻，愛撫與馴順備至，施多於愛，具有耶穌爲世人代罪的精神。那是偉大的昇華的愛。而年輕男人所求的常常是片刻的歡娛，轉眼即忘，對於女人，這是蔑視，是侮辱。……作爲一個老夫的少妻，她屬於文明的人類，不是那些自大自傲的粗胚所能想像於萬一的。」

這時她的朋友宋南茜代小歐提出以五十萬圓買她貞操的要求，當然丁小輝是不屑一顧的，她家的兩老是甘禹霖之友，且又開明，當然答應丁小輝嫁給他。夫婦兩人過著相當快樂的生活。而且這位紳士是個很開通的人，不僅不怕少妻出牆而且有一天突然和年輕的嬌妻說：「沒有人知道我有一套嶄新的思想。……重男輕女，最不公平，就是貞操問題。貞操是男人對女人的片面要求。其實，生理的要求，一似饑餐渴飲，理所當然，我不認爲那有什麼關係。」

在丁小輝有一男一女之後，甘禹霖爲了一位老恩人的公司傾盡財力相助，雖明知已不可爲。並且在公司垮了之後志願代老恩人坐牢頂罪，而引發了甘禹霖

與其老恩人在檢察官之前搶着認罪的故事，也終於使得甘禹霖的交保金從三十萬降到十萬。而丁小輝爲了保其先生，但家已一貧如洗，便想及宋南茜以前代小歐出價一事及其先生對貞操的想法，便願意犧牲自己。這時，原本對其有意的她家巷口洋行小開及時出現，謂其知道她的處境且感其人格之崇高仍傾其所有相助，不足部份，丁小輝找上宋南茜，宋南茜亦感知了丁小輝之偉大，遂變賣手飾以助丁小輝，而將義薄雲天的甘禹霖保出來。然出來後知曉得丁小輝和兩人連繫的事却不諒解便又自己回看守所去了。

三婦艷中，玉俊以第一人稱敘述他和三個女人的故事。故事始於十五年的漢口，玉俊及其三姐相依爲命，兩人都未婚，在那混亂的情勢裏兩人談及男女之間的事業。他的三姐立即記得一位嫁了個老夫的同學美滿的事。而玉俊對其姐懷着此種的心情：「我才第一次發現了三姐的美，修長的大腿，肥大的臀部，細短的腰支，長長的頸子配合在平潤的雙肩上，胸部是那樣的平展。」而其三姐面帶微慚的說：「你以爲你就是我要遇之不得的那個人了。是不是？」

遊過黃鶴樓後他的三姐得了盲腸炎，被送到最好

的日本醫院。因經過熟人的介紹而受到院長日本人白川及其女兒洋子之特別關照。這個日本人白川「平易近人，一點沒有一般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的那種優越感。」他遇見了白川在醫院幫忙的女兒便失魂落魄的在法租界的梧桐道上走着想着：「莫名其妙的在三姐之外，又介入了剛剛有一面之緣的白川小姐。那個櫻花少女，和三姐玉珮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型。三姐身長玉立，剛健婀娜，北國的兒女，自然北國情調。至於白川，輕盈活潑，流水飛雲，都不足以形容，櫻花的女兒，就是櫻花。她由海外仙山，墮落紅塵，教人就心她隨時都會飛去。從此仙凡兩途，永遠相見無期。」在因和剛剛動過手術的三姐講話而被白川小姐逐出後這位少年即認為是奇恥，便到白俄人的酒店喝酒說：「爲了一脫剛才在白川洋子那裏所招受的恥辱，我決定把這大杯酒喝光，恥辱將隨着一場大醉消散淨盡，即使短暫的也好。」終於他得以親近白川小姐，白川的雙親亦對其愛護有加。白川小姐取代了他的三姐，他的三姐便回去準備出洋留學了。不久因中日關係緊張，白川他們被日本政府撤回，這一位青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便立即學日文，準備有一天有個日本

太太及日本親友。並同時上大學繼續念法律，但不久接到他們的消息，白川死了，他的女兒洋子也嫁了。他的三姐又陪他一段時間便到法國去留學了。可是「洋子給我留下來的淒涼甚至影響到我的一生。」他「酗酒，墮落，到抗戰才振作起來。」在抗戰中他娶了一個高大的農夫之女。她「家裏田裏，一天到晚做個不停。」兩個人生活美滿。他「喜歡把玩她這一雙大腳，從腳背到腳心，腳尖到腳跟，吻之不已。」

回到上海後他和一個寫了「離婚十年」一書，「文學運用的純熟，幾臻化境」的名交際女人或者「是個黃色女作家」認識了。很快的熱絡在一起，並在一個日本人家的樓上建立了小公館。白天與她相處，晚上回去則太太問着：「你在外邊忙了一整天，不能不累。要不要我抱你上樓？」……「說着，果真伸手要抱，我當然不肯。最後是我靠在他懷裏，由他擁着上樓。」當那日本人走後，他們只得另租房子當小公館，去看的房子竟然是以前的情人洋子的。洋子立即述及她父親因反對日本軍人而慘死，而她則被逼強顏事仇而嫁日本軍人的事。她的先生「曾參加南京大屠殺，在家是打老婆的能手。」在洋子三兩句的曉以大義

之下，他立即決定斷絕和蘇白的關係。終於洋子和戰敗的日本人被遣送回國。他後來亦得知他的三姐和一個小他二十歲的法國男人結了婚，且洋子的先生變得「謙虛和藹，慈祥誠懇。」幾個人都過着美滿的生活。因此結尾時他「拿着她（太太）兩條豐滿的長腿和一隻大腳，狂吻終宵。」

人面・榴花・朝陽則是發生於清光緒年間的事，講的是兩個守寡的女人及她們對傳統要求女人守節的反叛。庚秋菊原本爲一進士之孫女，嫁了當地的名訟師申楚曾。申氏對進士之孫女的太太必恭必敬，說：「我名爲她的丈夫，一到房裏，我就是她的奴才。早上我給她端洗臉水，晚上我給她端洗腳水。」可是秋菊很賢慧，絕不會兩眼朝天。秋菊的父親死後，庚家便中落了，房子亦被一暴發戶買走。該暴發戶姦死了婢女而被告到官裏去。於是乃央求秋菊的哥哥介紹請申訟狀，因申訟師每訟必勝。可是他寫的狀子人家都認得出來並會因此被罰站木籠。但在他的娘子爲五千兩銀子的報酬的慫恿之下，也就答應了。早先被描述爲很賢慧的娘子爲了錢却擬出了極爲巧詐的主意。爲表現娘子之機智，作者在此描寫了較爲趣味化的在人

跡罕至的白骨嶺上在大熱天裏穿着綿襖反綁着雙手口述訟狀的事。而暴發戶甲氏終於脫罪了。一個參加寫狀子人爲賞金告到官裏，却連縣官也被申氏娘子的智巧愚弄。爲此「申楚曾居然穿起袍褂來，把娘子硬接到正面椅子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

可是「冥冥中的事情，看不到，摸不到……」申氏娘子的努力却落了空。申楚曾跌了一交死了。她守了寡，雖然難耐，畢竟把希望都寄託在獨子身上，希望他中舉使她這個進士之孫女得有個貞節牌坊。她爲了孩子花錢要請城裏最好的老師，做最好的馬車給他去上學。這時她交上了一個「正派可靠」，很受歡迎的「推銷員」黑三嫂，並以她的兒子門神當申正途的車夫。可是仍然是冥冥中的事，她唯一的指望兒子病重了，百藥罔然，只得娶進早訂了婚的王拔貢的女兒王惜嬌來沖喜。王拔貢的女兒早先有一個舞槍弄棒，「心胸開闊，四海爲家」和申正途完全相異叫舒展的朋友。奈何已許了人，只得嫁了。可是沖喜無效，進門當天申正途便死了。王惜嬌便與庚秋菊守起寡來，嚴禁門戶。王惜嬌是個良善的女人。過了十年，忽然有謠言說這家人偷漢子，這使王惜嬌覺得委屈而思

起舒展來，後悔當初沒接受舒展的要求去私奔。但這謠言爲舒展的出現鋪了路。一天晚上他回來敲門並把姦夫和淫婦捉到了綁在樹上。原來是秋菊由受雇於她的家的黑三嫂的介紹和黑三嫂的兒子門神發生了姦情。王惜嬌決定和舒展走了，並願犧牲自己，釋放赤裸裸被綁在樹上的婆婆。兩人在榴花紅的時節打通了被堵塞的牆，王惜嬌第一次看到那一大片就在臨近的榴花，迎着朝陽，獲得勝利的新生。

蘇不纏的世界是買賣式婚姻與背叛的故事。畢老板在四十餘歲經濟稍有成就時才買進蘇不纏，新娘厭惡他的老醜且原先有要好的男人，但爲了錢也接受了。但她是有機心的女人，一方面殷勤的服侍畢老板，一方面設計將她的小情人弄到身旁來。她設計要畢老板爲她弄個小洋貨舖讓她做，以便給張石虎安排安身處。他們原來分離時是這般的，張石虎生着氣：

「滿街的人都叫得，爲什麼我叫不得？我偏要叫：不纏，不纏！」

見他倔得厲害，又捨不得把他氣壞，就把準備了原要給他的大疊鈔票拿出來，哄孩子一樣的哄着他說：「好好的同姐姐說話，我給你這個。快叫姊姊！」

「在店子開張之後蘇不纏便寫信要這位表弟來，可是該表弟却又嬲上別的妓女吃着頓飯當保鏢，早將她忘了。她也在這時間裏籠絡她的幫手——副理、會計以確保其地位。畢老板不疑有他。過了六年後張石虎被該妓女的一個黑社會客人趕跑了不得不投奔蘇不纏。在「下流社會裏混過幾年」的張石虎和蘇不纏相見時是這樣的：

狠盯他兩眼，這個莫不是石虎？幾年不見，出挑得這般威武了？像個重量級選手，像個鬪獅的武士，受到吸引，蘇不纏難以置信地猶豫着站起來。走下櫥枱，迎上去，近前一看，太像石虎了。忍不住叫起來！

「是石虎嗎？」

那人望着她，又驚又喜的叫：

「不纏姊！」

蘇不纏撲上前去，拉着他一隻手說：

「表弟，你來了，不錯我正是表姐。」

蘇不纏學得更精了，她派張石虎去瞭解畢老板橡膠廠的事。張石虎得到畢老板的信任，當起財務經理。可是他沒有蘇不纏的耐心，想殺掉畢老板以謀財。

蘇不纏對有汽車代步的現狀已滿意而阻止了張石虎。

張石虎在有了財以後便將妓女接了過來，可是妓女又不安份，淪落並染上毒癮，逼得張石虎財政困難，在偶然的機會中他偷到了畢老板不知道的另一副保險櫃鑰匙，而將畢老板畢生所積的許多黃金、美鈔偷得精光，自己買進洋房秘藏。蘇不纏這時寫信要在倫敦留學的兒子回來。畢老板發現所有的錢財被偷而腦溢血。蘇不纏的女兒則透露她早知道她母親和張石虎的關係，也不能原諒她。橡膠廠亦在此時付之一炬，張石虎錢財露白被劫殺了。寶釵又懷疑是她的母親雇人殺的，且講着報應的道理來；說這都是「自己前世的種因，有因才有果……」。蘇不纏說：「今天我從你們年輕的一代，又聽到這種話，這才是想不到的事。」寶釵回答說：「可見你們這一代是脫節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蘇不纏的機心至此都落了空，但她曾有一念之善而得以保住了一個局面。孩子回來了老頭子死了，蘇不纏將她百貨行的會計，比她兒子大上二十歲的王玉珊配給自己的兒子，他放棄倫敦未完成的學業及女朋友回來當家當乖孩子，而寶釵厭惡的離家去英國留學了。

四篇小說都以女人及婚姻關係爲主的，第二篇雖有個男生敘述者，然他也像其他篇章的男人一樣是女人裙下的蒼白角色。本書中，男性大抵成爲女人透過婚姻求取安全及情慾的犧牲者或工具。倒錯的男女關係和老少配刻意的出現於每一篇章，連同變態心裏及對貞節的動搖，成爲向傳統反抗的一部份。刻意描述倒錯的關係在許多時候顯得相當造作和荒謬的。歸國學人竟接受其母的安排娶個遠大於自己的女子爲妻，而黑三嫂介紹自己的兒子與守寡的主人通姦總是相當不可信的。

失德而遭罰的差異由於動機而不同。心獄是個角色美德完整無憾的故事，雖然丁小輝在最後想及犧牲節操以保出她先生，但畢竟未及付之行動，家庭團圓當可預期。三婦艷的男人則以墮落方式毀棄目前而企圖在心裏保住第一次純情的美好，所以不罰。庚秋菊以機智求取家庭的富足却受到報應守了寡喪了子，但本身得免。蘇不纏的背叛却有着財欲的動機，結果丈夫和情夫都死了，女兒也離去了。王惜嬌則得到完全的勝利，失德者得到了因果報應而非內外在法律的制裁，但由於她們都因於對生命之執着，反對着對生命

不合理之桎梏，儘管她們動機有偏或方式有誤，在最後都被寬諒了。倒霉的是因她們失德而被犧牲的人們。洋子與和殺父有關的軍人丈夫和好，玉俊一直過着幸福的日子，秋菊及門神等人保持了名節，而蘇不羈則維持原來的生活。這種種的妥協顯示作者是慈悲為懷的，但從技巧上看則因角色的薄弱，善與惡之作用，衝突亦因之乏力，善惡甚至在作者對角色矛盾及不切實的描述亦顯得模糊，因而角色只像是玩偶在作者的解說下出現，在走過那狹長的方形臺上後堆在一起了。

作者在這裏顯然對現實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並未能將其基本上是知識份子式的理想概念用接近現實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合理的情節，細節上的錯誤，及失去個性的語言也都顯示了此項差距。同時時地背景亦不清，幾個故事都不太能栽植到地上去。發生於清及大陸的事尚提到大略的地方，心獄及蘇不羈的世界的線索顯示是發生於臺北的。可是臺北的街道及區域卻沒發現提到過或較寫實的描述。這也顯示了姜貴對現實的矛盾心態。就在姜貴寫到國際戀情，留學倫敦，美鈔外幣時，他企圖在蘇不羈這個名字的週圍架構一個與它相契合的世界難免要失敗的。

再版！

66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 現代學人散記

這是胡有瑞女士為「書評書目」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在本書中表露無遺。她讓學人作家「掬懷相付」地剖述自己的人生觀、作學問的態度及讀書的方法等，讓讀者沐浴春風之餘心靈激起無數的火花與信心。

定價每本四五元
直接函購九折

書評書目社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
地址：永康街37巷19號
電話：三九二四三六七